

散文

随笔

## 怀念亲爱的母亲

## —草壮（杭州）（上）



我的母亲吴赛珍  
摄于1955年

1961年一个寒冷的冬夜，杭州太平洋电影院夜场正在放映前苏联电影《青年时代》。当电影插曲“我亲爱的母亲”再一次在片场里回荡的时候，全场异乎寻常地肃静。显然，观众们都受到了感动，而对于我，那优美动听的歌声却是触动到了我心的最柔软处，在电光闪烁的黑暗中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

散场后走出影院，下雪了，空中纷飞着鹅毛大雪。迎着风雪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沙沙作响的积雪回学校，一路上，影片里的情景久久挥之不去，那让我动情的歌声仍旧在耳际萦回。雪越下越大，风雪和积雪的光，把四近的景物都映照得明晃晃的。在这个寒冷的冬夜，我无法入眠，我思念着远在泰国的亲人，思



故居 泰国当今著名景点  
安帕瓦主街1号

念着我亲爱的母亲。

**“当年我的母亲，通夜没合上眼睛，伴我走遍家乡，辞别父老乡邻。”**

将近五年前，我动身回国离家的前夕，我的母亲辗转反侧，也是通夜没合上眼睛。母亲不识字，她对儿子的理想追求，不甚了解，对于我的远行，她有诸多的不舍。

**“无论我去到哪里，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容，最难忘母亲关怀的一双眼睛。”**

我终于如愿回到可爱的祖国，与亲爱的母亲和家人，却远隔着万水千山。从此，母亲慈爱的笑容和关怀我的那双眼睛，只能出现在我的无穷思念的美梦中。

母亲是一个平

凡的人，她对我们兄弟姐妹的爱却是那么的深沉，使我们都感受到了无比的温馨。在我们家处在顺境的时候，母亲不显山不露水，只是默默地担负起全家起居饮食方面的家务，也适时适当地辅助父亲料理生意。1951年年底，邻居引发的一场火灾，将我家多年奋斗的成果全部化为灰烬，几乎是置我们全家于绝境。

父亲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，使得他短期内很难振作起来。而正是在这极端的逆境中，平时温顺柔弱的母亲，果敢地走到了前台。为了重新创业，她四出奔波，寻求亲友们的帮助，而在往后的好些年，在经济萧条、市面冷清的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她又和我父亲一起，想方设法调整经营业态，适时增添新的营销品种，我家这

才慢慢地走出困境。在穷途之中，母亲竟然发挥了她性格和能力上的最大潜能，从此，我们兄弟姐妹们，对母亲，除了敬爱之外，又多出了一份崇敬；在我们眼中，母亲很平凡，也很伟大。

1965年夏，一封家书，从我就读的大学转寄到我参加“四清”运动的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生产大队。我在寄宿的一户贫农家堆满杂物的阁楼上，反复地地读着这封珍贵的家书，片言只语，牵动着我的心，点滴信息，令我一次次思索回想。信里还附来一帧家人的

合影，亲爱的母亲仿佛就在我的面前，母亲那双慈爱的眼睛，正深情地注视着我，眼光里有爱意、有叮嘱、有期盼、有鼓励，无言中让我轻易读懂，受到感动，感受温馨。我把照片翻转，不假思索地在照片的背面抄录下如下的诗句：

**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**

当时，我有一种感觉，那就是：我终于真正地读懂了王维的这首诗。

岁月匆匆，世事纷繁。“四清”运动结束后，我们回学



故居今日热闹景象